

西市場

略為老舊的白色燈光在牆面泛黃的樓梯間裡，靜靜漂浮著，我揹著沉沉的書包，一步一踱地踏上樓梯，順著大樓的筋骨而上。

我得去補習，雖說腳步明顯地不情願，卻也不得不，依舊在空蕩蕩的樓梯間裡不斷踏出迴聲，而白色的燈光此刻就顯得銳利，甚至整棟大樓都變得冷酷，對我心底千萬個抗拒只是輕蔑一笑，置若罔聞。

踩踏著階梯，越是往上攀爬，越是感覺陣陣噁心眩暈，終於，我停下腳步，回頭望向身後白光溢散、寂寞沉靜的樓梯間，深深吸了一口氣、又緩緩地吐出，我自問：這棟大樓，對我而言，是什麼樣子呢？

這棟大樓坐落在熱鬧繁華的噴水圓環附近，總被人們稱作「西市場」，不過昔日市場改建而來的它，隨著時間演變，各層樓早已包含了各式用途：一二樓仍較接近傳統市場，眾多店鋪販賣著魚肉菜蛋、平價服飾、糕點甜品和手工藝品等常見商品，不過和一般席地臨街販賣的市場不同的是，這裡的攤販都被規劃進了整齊有序、方格稿紙般的店面；至於其他樓層則包含了停車場、商用辦公室和各式公會協會，當然，還有補習機構。

停格在階梯上，我不禁想起：過去的我，可從來不曾對西市場如此厭倦。約莫十年前，在我仍是國小低年級生的年紀，母親在西市場旁的巷弄裡開了一家服飾店，而那時的自然而然成為「鄰居」的西市場，對年幼的我而言，簡直新奇如遊樂園！

一大早，總會見到主婦們在站在蔬菜水果攤前，專注仔細地挑揀著一個個在我看來皆是完好無缺的蔬果，接著，經過一番審慎思考，他們總會自信滿滿地揀出一個「最鮮」或者「最甜」的帶回家裡烹飪，或許只是稀鬆平常的一幕，但在不明其故的我眼裡，這簡直和水晶球占卜差不多玄妙；回頭望去，肉攤掛起紅透的豬肉牛肉，有人駐足攤前思忖著哪塊肥瘦適中，那人身後，魚販推著一大箱眼珠晶瑩剔透的多彩魚類走過人群，而總能大大勾逗我好奇心的手工藝品店又掛起了好幾個巧思設計的「小物」。記憶中的西市場裡，褐橙交間的地磚上，人們不斷流動，此起彼落的交談聲、議價聲，以及熟識的攤商間爽朗的招呼聲，我矮小的身影或停或走，在方格棋盤似的攤商之間來回穿梭，不僅看見每日總不太一樣的商品陳列、嗅到空氣裡時時不散的五味並陳、聽見人們閒話家常之中的樸實

恬淡，更在心底收進了滿溢的人情溫暖，而這樣的溫度，便在我心中，烙下了西市場最令我感動、甚至依戀的模樣。

然而，在我升上國中後不久，隨著母親的店面遷址，我和西市場告了別，再次見到它，我已不是稚齡純真的孩童，而是揹著沉甸甸升學壓力的高中生——一個對西市場喪失了情感，甚至在樓梯間裡被厭倦逼得麻痺、逼得凝固石化的高中生。此際，望著慘白的樓梯間，漂流在記憶裡的我回了神，突然地想步下樓梯，我想回到一樓，我想回到記憶裡的西市場。

補習時間是傍晚時分，即使下了樓，店家大都已拉下鐵門休息，但我緩步走過，眼底望見的每一個角落彷彿都是一塊珍貴的記憶拼圖，每一步，都讓我漸漸拼湊起腦海裡西市場的身影，而這當然並非我在成為高中生後，頭一次走在西市場的店家之間，但卻是我第一次如此懇切地想要追尋西市場在我心頭長駐的、那微笑的模樣。

而西市場沒有讓我失望，縱使眼前有鐵門阻擋店家面容、走道上除了學生之外行人稀疏、又加以黃昏光線幽微，但一步步揭起回憶一幕幕，一絲絲溫暖不斷自心底翻湧而上，終至滿盈。

最終，我回到樓梯間口，要再起步攀爬，但我已不再愁眉深鎖，因為此際，我已明白：縱然肩上重壓難以喘息、縱有時光大流不斷刷洗，西市場的溫暖不會削減一絲，那睜著好奇雙眼穿梭其間的男孩也不曾遠去，只要我願意品嚐、願意感動，西市場永不會只是冷漠剛肅的建築，而是閃耀著回憶的精靈光芒、隨時可供我徜徉遨遊的晶瑩湖畔。